

《道德經》筆札

上課地點：大鑑禪堂，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

第十一堂課

（聆聽《道德經》弘法第11堂，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日授課錄音）

梁寒衣老師撰筆

第十一堂課之一

◎〈第十章〉

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無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生之，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——前面「心善淵」（淵靜深默），指的即是「定」；本章所談即是「止觀修定」，乃至最終「連止觀都不著取」的一個工夫。〈憨山註〉謂「教人以造道之方，必至忘知絕跡」，意思是，教人入道、造道的方法——如何抵達「道」，乃至達道而後，將此抵達也泊然忘卻、不著跡痕——能夠將一盡知見、知識，乃至「我」與「我所造道」……皆泯然忘懷，才能夠抵至真正的玄妙。老子用六個問號，重在要道者反觀、反省，恒常捻來問一問自體。

◎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乎？

——此句指的即是修習「止觀」專致、合一的工夫。

——「營」，古註就是「魂」，屬「動」態，特質是：清晰、明亮、迅捷、擾動（故屈原《楚辭》道「魂識路之營營」。營營，即明亮、擾動的樣子。即「惺惺」）。

——「魄」則屬「靜」態，特質是：寂靜，昏昧，矇然（即「寂寂」）。

——我們常說「魂魄，魂魄」，又用「三魂七魄」來形容，指的即是我們精神、心魂的狀態——「動則乘魂」，指的是我們一動、一清醒，就挾乘著一己的魂識，有著明熾的妄想、浮念與亂動。「靜則乘魄」，一旦靜下來，則「昧昧而昏沈」，處在一種矇懂、無記、模糊、昏昧的狀態。人類日常的狀況即是如此，不是「乘魂」、便是「搭魄」，不是清醒著

妄念翻飛、起無數思慮妄想；便是意識朦朧，發呆、抽空，處於無記、昏鈍中。《楞嚴經》用「精神魂魄，遞相離合」表述此「不能合一」的情境。

- 行者上座修「止觀」亦然；一上座，要嘛，「魂」很清楚、動來動去：一個念頭接著一個念頭串流不止、擾動不安，「心」完全無法止靜下來；要不，就關閉在「魄」中，乍看沈靜，心智卻處在昏散、睡眠、滯重、不清明的狀態。因此，不是過度明亮、明熾，思惟活躍、意念穿梭、遊動（此即「營」：散動、飄搖，念頭多而浮！）；就是不知不覺，走向鈍化、無記、闇昧（矮沈在「魄」裡）——兩者皆屬魂、魄各自分道揚鑠、不能「抱一」的狀態。也即是修學「止觀禪定」的兩種病灶：不是散亂，就是昏沈；不是昏沈，就是散亂。
- 禪宗著名的「一宿覺」永嘉玄覺，用「惺惺寂寂」來指陳此「抱一、統合」的境界，意即：既能安住寂定、寂靜，復能保持思惟的清晰、明睿（也即「即止，即觀」、「即觀，即止」：魂與魄，彼此互為拄杖，互為協調：魂依魄以為寂定，不致揚舉、散亂太過；魄依魂為提振，不墮入昏沈、昏闇）。
- 宋代宏智正覺舉揚「默照禪」——「默」，其實，便是寂止、靜定；「照」，指智慧清明、能洞察內外，也即思惟、思慮處於覺醒和覺照的狀況；也便是「止/觀」、「魄/魂」的合一，能夠「寂寂的惺惺，也能惺惺的寂寂」。
- 所以「載營魄，抱一能無離」，指的是能乘載、調御一己的「魂」、「魄」為一體，使之「動而常靜」，能夠「惺惺」而不亂想；同時，亦能「靜而常動」，寂定而能不昏沈、有覺照，意即「止觀合一、止觀同時」：既照且定，既定且照——既清明，又恒沈靜。
- 人類恒處於魂魄動盪、魂魄飄搖而不自知、自覺的狀態，此處則要道者反觀、反省：修學禪定，是否能調和、駕馭自我的精神內面，使之恒住於邃深、寂定，又能具足清明覺照？——道者須時時檢視、調攝此「抱一」的狀況，看看是否偏離了？（不可名為修「定」，卻墮入昏亂、掉舉而不察！）

◎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- 意思是，修習「止觀」，能不能專凝、調攝自我的氣息，使之綿綿沈靜，如嬰兒一般鬆釋、柔軟，乃至會入一己「本真」？
- 「專氣致柔」，專，指專注、凝攝。在於一般修「止觀」，大抵不離於「觀呼吸」或「數息法」，也大抵皆是「從粗至細」、「從用功到不用功」：藉著專注凝觀「出入息」，而澄攝妄念（比如「數息法」，就是以數「1~10」作禪柱子，將如猿猴一樣散亂的妄念，綁回柱子上。猴子必然到處亂抓、亂動；然，只要一覺知猴子動了，則立刻將之綁回數字、綁回柱子上。久久，猴子則自調馴），依此漸漸調和、調整一己的「出入息」（即「氣」），使它從粗獷、剛強、燥亂，轉至綿綿、柔和、輕巧、而寧靜。
- 「專氣致柔」，專，憨山解釋為「制」。緣於人類始終賴「一口氣」活著（此「一口氣」沒了，肉體則瞬間變作屍體），而這口氣搏結「四大」、揉雜情識積聚其中，而假名為「心」，由是「心」與「氣」相連，彼此互為鼓動、催發。比如，「氣」很粗的人，「心」當然也很浮動（只是因不觀心，便連浮動、燥動了也不知道！），因此「一鼓氣」、一暴怒，即連自己心裡在想什麼都不知道，便立即吼叫、咆哮起來——完全「心」不思惟，便被那股「氣」給帶走、捲走，一點也沒辦法沈澱和收攝！原因便是「氣」太粗、太猛、太急，一下就把「心」役使、吞滅了，正如激流捲走生命一般。

正因「心」、「氣」相依相聯，互為影響、串引——「氣」也往往隨心、依心而轉、而運作（略一觀察，便知心中欲望、念頭繁雜、粗重的，「氣」也必定混濁、滯重！）——「心」一妄動，「氣」也就變得更剛、更猛、更急絞、燥熱。因此，「心」很紊亂，「氣」當然就很浮燥、急促；「氣」很剛亢、燥撩時，「心」也不可能柔軟、柔和。〈憨山註〉註謂「氣壹則動志」，壹，即「噎塞」的「噎」，意思是：氣，如果是滯悶、噎塞，不能夠流暢、調順、調柔的，那麼，你的「心志、心氣」也必然是妄動、鼓譟的（意即，想很多，念頭很多，氣很粗浮、散亂，則必連動作也是浮燥、忙亂的）——是吧？端看夏日，每個人都「心浮氣燥」，稍一觸撞，「氣」便上昇、揚颺，心便燥燎、失火，便開罵、爭執……——這

就是「心」與「氣」沒辦法調和、調攝，也沒辦法清涼和寂鎮，彼此互相鼓譟、鼓動的結果。故憨山大師用「制」：要修行，就得學習「克」、學習「降伏其心」；要降伏其心，就得修「止觀」；要修止觀，就得「制氣」：專致調御、調和一己的氣息，使之「由粗轉細」，漸至綿綿沈靜、綿綿幽微……不可任「氣」、使「氣」反覆任之妄動、激擾心意（「數息法」便是一個「制心法」：依調氣、調息而制心；基於心、氣、息本是相依的）。用「制」，強調的更是一開始「用功」的工夫與力道：你必須更專心致意地去觀察、捕捉回你心中的猿猴，作起綿綿密密的工夫。

——「心」、「氣」既息息相關，故學道，須先「制氣」，使之不妄動而薰擾心；亦須「制心」，使之不妄動而鼓氣；如此，心靜而氣自然調柔。工夫到此地步，則「怒出於不怒，如嬰兒號而不嗶」（〈憨山註〉）。

- **怒出於不怒**：人們發怒，往往是由於一股嗔憤之氣在作主、在推動，連想不爆破、不發作都不能、也都不可扼抑！此處「怒出於不怒」則是：你憤怒，只是基於認知此場景有此需要，必須驚嚇一下，大眾才可能「有感」，才能有所覺知與蘇醒，於是便肖聲肖狀地「表演」給大家看（比如徒眾將清淨禪堂堆滿各種雜物、工具、作料、盒蓋……直將之異化成一個污坩加工廠。屆此地步，不怒，則無以警醒，則如來芳規儀矩亦將頹弛不返）。這是一名好的修行者、教授師、長者、領導者調御的工夫，依睿智審察決定「行怒」，其底氣基於「制心」而來；炯非一般被「貪、嗔、癡」推使、全然無法克制、抑捺，便失火、燒火，因於「氣鼓動心，心也鼓動氣」電光石火就發作、噴爆了！
- **嬰兒號而不嗶**：嗶，即沙啞，嬰兒號哭一整日皆不至乾澀、沙啞，唯因他心中並沒有動任何氣。然，大人則不然！我們哭號的時候，通常有妄動、亦有主題，含雜著大量心念心機地捲動、也含雜著大量的憤怒、哀痛於中掀騰、翻攪……正因皆挾帶著足以碎裂心氣和心智的巨大痛感和傷惱，故也一定會「嗶」——癥結不是「哭」本身，而是燒痛的情緒情識銷耗盡了心氣。而嬰兒並不如此，他不動任何心氣、亦不銷耗，「哭」僅是他說話、表達的方式，只是順其本真、本然而如此，也僅是自然運行的一類狀態，直如天地間的拂風，湖水的律動、晝夜的循環一般。唯因一無情識染污，故可以廿四小時「號而不嗶」，哭只是哭……只是本

其天真、本其純然而呼應。這是禪宗古德說的「臨機一一任天真」。

——如是，「嬰兒」或「赤子」，之於老子而言，象徵著一種本然初心、本然天真，符合「道」、符合天心、一無污染、自然純樸的圓滿狀態，為生命匯歸的目標，以致老子要說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」（第廿八章）、「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」（第五十五章）。而禪宗則謂「自性本然天真佛」，所指涉的是同一原初、本真的狀態（宗門所謂的「悟道」，也無非見此「本真」、「本面」而已）。

——因之，「能如嬰兒乎？」至少指涉兩層工夫：

一、呼吸與身體是否能調得如嬰兒一般輕巧、柔軟、柔和、而鬆釋？——人類一旦有抓取和執著的欲望（抓東西的時候，一定是緊握的），無論是情意或思惟的，則身體五官、表情、語言便將呈現緊繃的狀態。嬰兒卻是柔軟的，他的心氣並不剛猛，也一無任何是非黑白、愛憎情讎……等等識情激盪、鼓動，故心智是寬柔、安和、契接天地本初的。太柔軟了！回憶中很罕於主動抱嬰兒，正由於唯恐粗繭的手一不小心將嬰兒的脖子折斷……唯因他看來柔弱無骨、軟綿綿地（日本武士宮本武藏則用「全身似水」來形容此境界）。

二、契入自性本真——老子要道者修定，調攝、回歸本初、純然的狀況。即或年長、色身僵硬或爾不能，但心靈、懷抱亦要能如嬰兒一般無限寬柔、純粹、赤坦、天真、而無私。（嬰兒是易於擁有「等觀相」的，一無人為灌注的差別揀擇和愛憎。給他穿紅、穿白、穿綠、穿藍皆不打緊，即餵他毒藥也喜悅、安恬地納受。代表的是「無污染的本體」。須知，道者所欲返歸的「本元的嬰兒」與「肉身的嬰兒」不同的是，一個是「無知的天真」，一個是「智明的天真」，也即「本地純真」。)

◎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

——玄覽，指「抱一、專氣」工夫作到純熟，所抵達的玄妙之境。「滌除玄覽」，指即連此「玄」和「玄奧境界」、「天心月圓」也徹底掃盪乾淨、不著一點痕跡（即「無疵」：不留片毫癥垢、瑕痕），也就是能夠「忘心」、「忘跡」之意。在於若果還在看「天心月圓」，乃或還存有「天

心月圓」的概念，表示仍站在地表看月亮；若果真與明月「合一」，則應是一己變成明月，連與明月「智契」的跡痕都不存在，唯因你就等同於明月。「滌除玄覽」即是「與道合為一體」，連修證的「我」，以及所修的「道」、這個「工夫」、這個「境」都沒有、都撇去！

- 也就是雪竇重顯所示的「手把珊瑚鞭驪珠，盡擊碎！」，即連最珍貴、希有的驪龍之珠也將它擊碎（「驪珠」代表玄證境界），也是昔日老和尚說的「住在台北，就要忘記台北。」——基於若還存有「要去台北的意念、或境」，則意味你尚未抵達台北，也不是真台北人。
- 以是禪門最大的毛病，不是不知道怎麼騎驢子，而是騎了驢子後不肯下、或不知道怎麼下？——比如已經精進、勇猛慣了，一貫「用功用力」、入骨入髓，反而不知道怎麼去放捨、怎麼叫「不用功」——唯因已鞭役自我、精進成慣習，連想放下鞭子、不精進都難！
- 「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」，即無明慧經和尚所詠的：

到家不上長安路，
一任風花雪月揚。

即連「長安，大安」此最末的涅槃、清涼境也掃盪淨除、一無執著，始才是真正「到家」穩坐，與如來明月合體合轍。

- 也是為什麼精通「天台止觀」的永嘉玄覺最末要說「放四大，莫把捉」，將所有虛玄靈妙的清淨，也只視為「根境法中捏虛怪」。而《華嚴經》則強調，即連「一切智智」（智中之智，為佛所證的境界）也不可執著。重點即在滌除此「玄」和「玄境」（也即「滌除玄覽」）。

◎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？

- 前三句談的是如何入道、造道，與道合為一體，證入、泯跡的工夫，重在證入、得致「道」的本體。然則「體不離用」，以下所談的則是道的運用，其發展、流布、與悲澤的問題。

——且全以「用上無跡」為上首。須知老子是個不著、無事人。所最擅長的即是「忘心」與「忘跡」（佛弟子於執抓緊繃的時候，老莊就是對治之藥了！），由是本章全皆以「忘」作為本懷、作為最末的圓弧：先致力「合一」而後「忘」。「體」、「用」的過程都如此，就是「能用，而且要忘了用」：用後即撒手！工夫用盡，事情完辦，則放曠撒手。

——〈憨山註〉援引莊子〈讓王〉道：「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土且以為天下國家」，意思是，道的原點、本質是為了「內調心性」、修善本體；其糟粕、剩餘物才是治理天下、國家（換句話說，「道」的施設，其「本、末」關係為：以修治本體為第一要務；先明得本真，再談利益群生）。莊子的〈讓王〉表述了無數視「心寶」為至珍、而棄天下為敝屣的寓言，其中「顏闔」的故事是這樣的：

魯國國君聞知顏闔是位有道的賢者，乃遣使者致重金前往禮聘。使者穿入一條貧賤破落的陋巷，見顏闔穿著一身粗麻舊衣，正在餵牛。顏闔走出牛棚，自己來承應使者。使者啟問道：「這是顏闔的家嗎？」

「是，是我家。」

使者即致下重金，說明來意。

「世間同名同姓者不少，怕是別箇顏闔吧！若錯謬了，吃罪不小，莫如回去仔細求證——」使者也甚疑：果然是眼前這名破落落、只管擔草養牛的漢子嗎？便就返歸，重新打聽、求證。待他攜幣再來，顏闔早已遁滅無蹤了。

——「無為」，不是「不作為」，而是「為而無為」：能不黏不滯、安處空寂、任運縱橫、而匯歸於泊淡——指的是「既出且入」、「既入且出」，——能荷擔任事、又能安處無事，不為網役、牢束的工夫。癥結在於，我們一旦「愛民治國」、一旦行「菩薩道」，便難免「擔枷戴鎖」，坐在鎖套、棘藜叢裡，且去也去不掉此枷鎖。如此，反成自性本真上的瘡癩與掛累（這是顏闔之所以不肯草率承應、草率「擔枷戴鎖」的原因，緣於「貴其真性純然」）——如是，老子要問，愛民治國，能否抵於「無

事、無為」的境界——能不能「無功用行」、不失本體真性？倘不能忘跡、無為，則不是真達玄妙。

——此誠菩薩行者，一旦著力施為、從事利他事業，則易於墮入有相、有為，失其性地性田的純真與無掛（無論為「人國」或「佛國」均易如此）。

◎天門開闔，能無雌乎？

——天門，〈憨山註〉解為「天機」，指的是心靈、思惟，生命的意念、樞機。「門」有「接通、出入」之意，佛家稱「六門」，指的是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，在於它們正是我們的道體、佛性與外對應、出入、作用的門道（儒家或用「氣宇」來形容，禪者則或釋為「生命的氣象開闔」；故習法，必須貫通，不可為名相侷礙、惑使）。開闔，指的是出入、應用。

——「雌」，〈憨山註〉釋為「物之陰者，蓋陽施而陰受，乃留藏之意」，意思是，雌，即陰性。就雄性（男性）與陰性（女性）的對待而言，男性代表主動、磊朗的給予，而女性則是內伏、隱藏，僅是被動地等待、期待、盤估、思忖著（這是憨山解為「陽施，陰受」的原因。即一般的「愛情」也如此，女性總是雌伏、埋藏、編織著，不敢「直揭骨底」、剛健、拓達、坦誠地昭明一己的情意）。我們常說：「這個人好陰啊！」，「好陰」就是比較有「留藏」：比較保留、藏覆，比較陰險、暗計，有各種疙疙瘩瘩、荊荊棘棘、小針小綫、糾葛纏繞、內藏內使、陰霾陰覆、不夠拓達的東西。故此處「雌」，指的是女性特質裡的負面負質。

——此句意即：我們的生命態度、「六門」開闔、應事接物，能不能永保磊朗宏闊、剛健超邁、坦直真樸，了無各種陰霾覆藏、小針小綫、委屈諸相？（此與佛法期責修行者無論男、女，皆須具「丈夫相」、「丈夫氣概」，避免「女人相」、「女人態」是同一道理，指的是生命對應的磊朗、豁達、坦直、豪曠）。

〔〈憨山註〉謂「常人應物，由心不虛，凡事有所留藏，故心日茆塞。……心無天遊，則六鑿相攘。……然聖人用心如鏡，不將不迎，來無所粘，

去無踪跡，所謂『應而不藏』——此所謂『天門開闔，而無雌也。』」]

——意即，須保持空寂虛明；在於常人面對事物，由於心靈並不那麼空闊，凡事皆習於留藏、皆習於保留一手……或基於恐懼、或基於算計、私我……然，無論為什麼，愈保留，則愈滯塞，則愈是礦垢、濁垢積覆沈深，難以淘濾，致使心中的慧日愈見暗塞（此即「心日茆塞」）——比如人們難以朗闊的將一己的智慧、慈悲一無條件地免費施贈予有情；談「智慧」，就要有「智慧財產權」；談「慈悲」，就只限於「愛見慈」，就是：我愛、我見、我喜歡的，給予他慈悲；不愛、不喜的，不給。如此的陰藏、計量、保留，又如何去磊朗健闊地開展智照與悲懷呢？又怎么可能不「心日茆塞」呢？此恰如死水，愈是自我設限、覆藏不用、不肯流通，則愈見沈沉暗鈍。

- 「心無天遊，六鑿相攘」，天遊，指與道相合的逍遙之遊。若無此性靈的舒卷之域，則六門的出入則將形成障礙、齟齬、擾攘（即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可能喧囂、嘈譟、不安），難能獲致精神的平衡與和諧。
- 「用心如鏡」，指安住空寂、具足「不動道場」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如明鏡一般，智照萬物，映現萬物了了明明、晰微無遺；且一任去來、空闊無痕：來就來，去便去，美的不留、壞的也不留，也皆坦然明澈、「應而不藏」——不會藏納什麼餘影、餘緒、諸種葛藤於鏡底。

◎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

——四達，指上下四方。明白四達，指能智照一切、圓包宇宙所有一盡知識、智見，而能不自恃其知，能虛懷若谷、空其所有；也即是「能知見一切，卻不執著一己的知見」。

——也即前述的「妙觀察智見非功」（參見前「轉識成智」部份）。

——《楞嚴經》謂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；見見非見，即見如來」，唯因我們一旦明了什麼（不管一達、二達、三達……），一旦明白，便往往挾其知見以自傲，也對一己的知見深以為然、深固執持，更以之作「量尺」去評斷、抨擊其他與自身知見不同的人。人類生命中的各種扭曲和拉鋸，

各種對抗、批判、和撕裂，大抵都與「知見」有關：知見一同，則增益愛執；知見相左，則增益嗔恨；兩者均是「滋長無明」。故老子要求道者，能智包萬法，而能虛寂涵納、忘其所知，既不挾智識、智見以自慢，亦不去「飾智驚愚」：眩耀智能而謙眾、媚眾。

——整部八十卷《華嚴》，其菩薩道的終極，即是要圓成「一切智智」，意即「世間智」（萬法智）和「出世間智」（解脫智）的明達與圓滿，但最終卻強調，即連此最高、無上的「一切智智」也不可執著、須能放捨；與老子的「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」是異曲同工的：追尋智，擁有智慧與智覺是應當的，但可否連此「智」、此「知」，也如虛空閃電般，了無執掛、黏著？

——唯因有一黏著，則不可能是大解脫、大涅槃。

◎生之，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——「生之，畜之」指天地大德，能夠出生、撫育、懷抱、長養萬物萬類。

——「生而不有」：能夠創生、創造、創建而不為壟占、盤據、據為己有——此處甚難！緣於我們一旦創造，即下意識地會抓取、定名、標刻為自己的。一旦面臨失卻、剝奪、遺忘，則含恨掛礙。

——「為而不恃」：能夠作為、成就、成滿，而不為倚恃、倚依；比如挾貢獻，挾恩德、威望、功勞……而自滿自誇、而一言九鼎、氣態奪人……這就是「恃」！其氣焰之所以如此凌迫，乃至形成震動、影響、與裂解，正因曾經「作為」（或甚而「大有為」）過：曾盡心、出力、圓成過，由是「威德赫赫」，足使他人畏其逼使、順服其支掌、操刀、駕馭。「為而恃」乃人之常情，故道者戒慎！（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」第二章已詳剖析，請參看。）

——「長而不宰」：能夠成長、扶育，而不為支配、主宰。此仍是生命中難以通過的棘原與砧板！單看東方的電視電影，父母與子女間永永陷入同一輪迴的糾葛、拉鋸中——不管選擇任何一條道路：知識、志業、愛情、婚姻、工作……俱都陷入大量的「宰」：大量地參與、捲入、操盤、支配與役使，便知何其難能了！

- 此三者皆屬「成滿而放手、而釋出」的藝術，也皆挑戰了人性甚深幽微的核心。能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」，具足此三者，則稱為「玄德」（玄妙的德行）緣於它是發乎本體，與「道」微妙嵌合的至德。三國的劉備，字「玄德」，正因為期許一己是真正的「天子」（天帝之子，能順天地之道而行），能具足此玄妙三德，而撫育、澤厚於生民。
- 六祖謂「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」，此三者皆屬「既成且離」、「既入且出」、「即明而空」的工夫。

- 從公領域至私領域，生命關係之所以「由恩反讎」、「先善後惡」、「先益後損」、「親即是冤」，形成彼我的剛割、逆害、凌迫與痛苦，大體不離「生而有」、「為而恃」、「長而宰」，三者必居其一，如前商鞅、李斯、曹操、司馬懿之流，於帝國的締建、發展之初，皆算居功奇偉，最末也皆以負質、惡瘤、迫損為終。菩薩道之所以「善業不純」，乃至「善惡雜染」、輾轉質變、墮落，也不出於此三者。故佛家「破執」（此三者皆「有所為，也有所執」），《金剛經》則道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！三者通不犯，而仍乖舛如斯，只好說緣命如是，菩薩本願如是！則須努力「轉識成智」，更增大悲、大力、大勇、大智！

★本章老子從「修定、調息」開始，教道者入道、冥道；又「從體起用」，最終泊然放手、銷歸於空無——乃老子為道者所勾劃的「生命一圓弧」。與禪宗祖師「悟道—保任—入塵弘化」的軌轍是相通的（禪宗於中土之所以大放異彩，怕亦來自於此根本體氣上的相近！），故道者宜仔細。唯因此六個提問，乍看問得很輕，卻全落在修行的要害、病灶上。

第十一堂課之二

◎〈第十一章〉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——此處註解了「有/無」之間「一體兩面」的微妙關係，更進一步地道出了「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」。憨山謂「世人但知有用之用，而不知無用之用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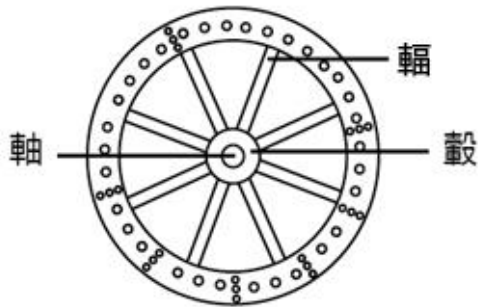
◎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

——世人唯知著相，只看得到「有」，知「有用之用」（比如看到車子可用，車輪可轉動、前進）；卻看不到「無」：不知道車輪之所以可以轉動，正因車轂中的「一竅」——此空無、空隙存在。無此微細的空無、間隙，則轂、軸之間也必僵固卡死，根本不能自由、自如地滾動、運轉。

——古代車輪的「輻」的數目通常有增、有減，並不一定，於老子周王朝時代，大抵是三十支輪輻的，故老子說「三十輻共一轂」，意思是：由三十支「輻」才可架構出一只車轂，形成有用的車輪。

然，車輪之所以「能用」、能靈活旋轉，關鍵處正在轂中所保存的「空無」。（此章討論的是，正由於空寂，始能 Available，故詳請參照第八堂課〈第四章〉。）

古代車輪圖



輻：車輪間的木條（由車輪的外周向內輻聚在車轂上）

轂（𨋖）：車輪中央車輻湊集的圓環，中空，車軸貫穿而過。

◎埏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

——「埏埴」（ $\frac{\text{尸}}{\text{土}} \text{ㄨ}$ ），埴，是質地細密的黏土。埏埴，即「搏土為胚」，也即和水和泥、捏塑成陶器。整句意思是，我們搏土燒製一只陶器，無論是飯盃、茶杯、花瓶、水鉢……正因為「器」中有其空無，所以才形成器之用（比如茶杯、飯盃中心必須是空寂的，才可裝茶、盛飯，若全是實心的，則不可用）。

◎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

——鑿戶牖，門、窗為一座屋宇的必須，故指搭蓋、建構一座屋宇。正因屋室是空的，我們才能入住進去，若裡面是滿的，則不可為人居，也不可成屋宇之用。

——以上〈第四章〉已詳盡分析過，正因空寂，才能夠 Available。

◎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——作為「緣覺乘」，老子傾向於宇宙、自然、萬法中觀察「道」、體會「道」，我們不妨循著他的方式檢視，便發現萬物萬法無不如此：無「空」，則不成其用。比如，衣服、車子、手錶、鐘、燈泡、水管、電扇、冰箱……即就各式各樣的機械「機體」而言，比如電話、手機、電腦、傳真機……

大大小小、各種各類的機械體，內中定保有某種「空間」與「空隙」，以利於傳導或共振；若全是填滿、硬實，則不可能用。即若燒塑一尊佛像也是一樣，無論是陶、或瓷，佛像的內裡一定是中空的，燒製過程也一定會在內裡填塞報紙或某些材料以「存其空」，若全是實體的，則易於燒裂。只要拿起一尊陶瓷觀音看一看，便能看到底心一定是空的。

——那，木雕的即不用空了麼？不對，一根圓圓的木頭，你不下刀，不下深深淺淺、粗粗細細的刀，劈鑿出空間、空隙，雕刻出佛像的眼睛、眉目、頭冠、衣裙與流紋，則也永不成為一尊佛像，不能為膜拜或觀賞之用，只依前是一根粗獷木料而已。其餘萬類萬象皆如此，必須存其「空」、存其「無」，才可成其用。這即是「無之以為用」。

——六祖謂「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」，因此，不可一談「空」，即墮於「空執」中，在於：完全空，也沒辦法用。沒有茶杯——連「杯體」也無，用什麼來喝茶？連屋宇的架構也無，片戶、片牖都不存在，只一片曠野，談什麼遮風蔽雨？又還談什麼「屋之用」、「杯之用」？

——這就是「有之以為利」：必須「存有」——必須有這形體、物象、物質……具體具相地存在，才可形成利益與作用。虛雲老和尚道：「菩薩為利諸群生，示現眾生同體身」——這是為什麼菩薩須入胎、轉世，基於無論懷著何其高越的情志、思想、慈憫，若僅是一只抽象的靈體，又如何能與有情建立溝通與聯結？又如何以身、以行具體示現如來言教、如來解脫？如是，必須具體投射，具現胞胎與肉身，才可能施為種種生命對待，實踐其菩薩本志，指陳、作證如來髓腦（於山中而言，喜悅一名名禪宗祖師，正因為他們是一尊尊具體呼吸、作證過的佛菩薩，以自身的行止，印證了經卷的不虛）。所以「轉世」并不止叫作「業力吸引」那般簡單；之於菩薩道者更有懷抱、理念、願力、志業的成滿。

——如是，不止要「有」，更要「有」的明利與完備。比如「六根」不具足便是闕憾、便不方便：沒有手，怎麼穿衣、梳洗、作務？怎麼書寫、著述，留下文化文明的傳承與經驗？其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……皆然，這些「有」皆扮演了關鍵而重要的角色。山中散步，恒常遇見被車壓死壓扁的大蚯蚓，無「明」啊！——沒有眼睛，長夜黑暗，甚可憐憫，無能分清道路方向！才用樹枝將牠撥回路畔草裡，散步歸來，牠又爬回道路

中央，又被碾斃了！

物物類類無不具有法身、法性（蚯蚓、蝴蝶、螞蟻、甲蟲皆有；老子或用「道體」、「道性」來表述），人類之所以超獨於其他物類，能一日千里遨展出瑰璨的文化、藝術、歷史、科技與文明……且不住傳承、記憶、與前行，正緣於六根具足（這個明利靈覺的「有」，和「有之以為利」！——若鯨魚和其他物種則不能！）；也因而具有圓成法性最高的潛力。不然，如來又何須來此世界以人身作證成佛？因之，保有人身，是很大的功德利益，也是很高的修證利器。

——世間不是「執有」，便是「執空」，傾向「有/無」的對立與頡抗，難能圓融駕馭與和諧；而老子要說明的是「空/有一體」，彼此是共生共存（請參見第二章「有無相生」），互為倚仗、諧調的；道者須明得「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」：能創生創造、具體具形以為利益，亦能恒保空闊、空寂而運載自如、涵納開闔！如彼車輪，如彼器皿，如彼屋室；法輪，心器，如來之室亦當如是——能空寂，才有運通、承載的餘裕與空間，也才有自由的份。（就佛家而言，此句是「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」一體圓融的命題。得之，則大用無方、縱橫無礙。）

[〈憨山註〉譬如天地有形也，人皆知天地有用，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。亦似人之有形，而人皆知人有用，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。是知「有」雖有用，而實用在「無」也。然「無」不能自用，須賴「有」以濟之。……老氏之學，要「即有以觀無」；若「即有以觀無」，則「雖有而不有」，是謂道妙。]

第十一堂課之三

◎〈第十二章〉

五色，令人目盲。五音，令人耳聾。五味，令人口爽。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——「六根」原為本覺真性對外出入、溝通的門徑（故又稱「六門」），本具有其自性天然的「真見、真知、真聞、真味、真察、真心與真行」，唯因追逐物欲，而迷亂、惑眩本體純真。本章詮述物欲之所以輾轉磨失真性的過程（《楞嚴經》用「流逸奔色，流逸奔聲、流逸奔味、流逸奔法……」來形容此六根逐於六塵輾轉迷走、流變的狀態）。

◎五色，令人目盲。

——「五色」，即「黑、白、紅、黃、青（或藍）」，泛指以此根本五色為基底，而築構、編織出的無量形色、物質、與視象。著迷、愛染、耽溺於此色相色界，恰足以盲失本覺中本具的徹見、徹知、徹觀的能力。

——永嘉玄覺謂「三身四智體中圓」，意即人人體內本具有「一尊佛」，也本具與諸佛無二、徧知徧見、徧聞徧覺的「一切智智」。其所以不能，也無非迷眩六根，造作五毒、愛染，由是無明覆蓋，而失其本體真覺。但能認證「本來面目」，返歸本體自性，自然「體中圓」，得佛受用。

——傳統所謂「神通」，也無非有人修「四禪八定」，冥入空性，與宇宙太虛聯成一片，自然，虛空無涯連綿、炯無界隔，那人會知曉美國、歐洲、澳洲……發生的事情，在於也此同一個虛空而已。究其本質，也僅是回歸本有的空性、真覺，而不是外爍、訓練出另一種別異「神通」；其方法也無非擺脫習成的妄念、染污和其遮蔽，復歸本體空寂，而顯現本具的圓明和圓通。意即，鏡子不為瀝青、柏油、彩漆、雜綫、黏土……等等染污覆蓋時，本具有鑑照、洞現的能力。老子僅是以另一種方式指出了真性之所以流失、斷喪的理由，揭明「收拾歸來」的方法。

——「五色，令人目盲。五音，令人耳聾」等句，其實是違於一般人的嗜欲

與愛悅的；一般人只要離了「色、聲」便索然寡味、沈悶無聊，根本無以安住、捱延……而人類窮其一生的努力也無非在網捕、受用更多、更高、更肥美、豐溢、緻麗的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等六塵而已。

此處「**五色，使人目盲**」意謂它將盲失本然具足的真見——這種寂然的「洞察力」！《楞嚴經》用「**流逸奔色**」來形容，當你的眼目忙碌、專注地攀緣、流轉、追逐在色相色形中的時候，太執迷、著染了！自然會失其「正知正見」——失掉自身周延的洞照和觀察力。正如一個人只集中要射箭靶，眼目全繚繞、吸附在那一圈圈的色塊與綫條上，便無法覺知、體察到他人的焦慮與不安，也無法偵測到周圍掩伏的敵意與敵人。

- 這樣的「盲」四處遍見！比如，拿兩塊、三塊花紋布料給你挑，它很容易，但拿一千條、兩千條……便花了！你再也無從認證自己原先喜悅的是什麼。好，你特愛變形蟲或玫瑰花紋，是你的主圖騰，但當多達五十、一百條，泛濫漲滿視線時，也許，你會說：「饒了我吧，現在，我一條都不要，只要素色的。」這個「盲」，就是「**亂掉、惑失**」了！無論你多喜歡一件東西，即使是最珍貴的寶石，當拿出一萬個五顏六色的各種寶石讓你挑選，挑到最末，眼花撩亂，唯剩困惑與紊亂……乃至「心」與「氣」鼓動到一點也不想要！或就索性乾脆閉上眼隨便拿一只。隨緣了，再受不了此色相轟炸！
- 正如女人逛街購衣，總要拉另一名女子協助，不止是陪伴與寂寞，更在此「為形色所惑」的「盲」！千挑萬選，最終，連自我的造型，以及所適合、對應的顏色、衣款都弄不清楚了，末了，由陪伴的女伴決定了一切。然，不是日日對鏡、日日凝看著一己嗎？到這裡，為何身不由主、定見全無，由他者（不是陪伴著，便是店員）決定了自我的「趣向」與「擇取」？這就是「盲」！乃「**五色，使人目盲**」。

此外，一個母親攜帶孩子上街，卻心神吸附，即連何時、何地遺失孩子皆不知道，也無法憶起；青少年耽迷手機、視象，及至視網膜剝離……這些「盲」，都不止於象徵，而是現實上便已「看不到」或當真「失明」了……

——以上所舉的僅是外相上的幾枚撒豆，更嚴重地「盲」是在紛搖雜選的外相中盲失真性，失卻一己寧澄的正觀、正見。

◎五音，令人耳聾。

——五音，古代指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」等五個基礎音級；如前，此處指一切依音階、音符所譜作、變化出的音樂、曲調、歌音、旋律……括中、西方的曲樂。同前述「顏彩、形色」的比喻一般，抓取音聲（無歌音或曲樂），緣外而求，則流失本然「徹聞、徹聆」的真性；基於「只管愛自己想聽、想要的，便漠忽、無聞於其他」，這就是「聾」！——所有人怕都有這樣一類經驗，開著自己所喜愛的音樂、用大分貝放送（非如此，不能淋漓盡致地釋放快意！），結果無論來者是誰，你都無法關注、或聆聽他的言語；又或者談話談到一半，為一段樂曲吸引（儘管那人的嘴巴仍在一張一閣），就恍神了！……而後回頭問：「你剛剛說什麼？」——這即是「聾」！

同時，無論何其優美、動容的音樂，倘然廿四小時連續播放，最末，會只想關掉，好讓「耳根清淨一下」，在於太喋喋喃喃、嘈譟聒耳了！——這亦是一種形式的「聾」；而另類形式的「聾」，則是太習成、豢養於各類音聲中，一靜下來，即恐慌、焦慮，非得包裹於音聲中方感安全、安泰……因此，一入門（無論入住旅舍或回家）第一個動作，即是打開電視或唱機，或永永與「隨身聽」偕行。如此，又怎可能「諦聽心靈」？或諦聽「寂靜之聲」、「無聲之聲」……？

形形色色地「聾」，重病更在「聾失真性」——唯因欲使「耳根圓通」，則須「返流聞自性」：闔寂下來，修行止觀，冥入自性。若迷取五音，靜也靜不下來……一日、兩日的寂靜都無能安忍，又何談「聽彼無聲三昧」、「匯入自性空無」？事實上，怕連大自然幽謐的蟲音、鳥嘯、水滴……皆聽不到，更遑論更高勝的「無聲之境」了！

——此述人類情識所濃烈泡製的音聲音相，可能襲奪大自然甘純的原音原色，更睽隔自體內的自性本真——兩者均屬「聾失」：失卻寂靜「聆聞」與「反聞」的能力了！

◎五味，令人口爽。

——**五味**，為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」，泛指依此為基底所烹煮、調製出各類食品和味道。這個「爽」是「爽約」的「爽」，而不是「爽快」的「爽」，有「亡、病、敗壞、差失」之意。「五味，令人口爽」意即執染、愛著各式各樣精麗、濃豔的烹調和美味，使人的舌根誤失真味、真嚐的能力。曾經，一位製茶師傅曾慨嘆過：「現前，坪林包種愈來愈難賣了！在於人們口味愈來愈重、愈來愈濃烈，相對地，也必須是重烘醃的普洱、鐵觀音，或至少中烘醃的烏龍才嚐得出。那寧淡悠長、直如清泉水一般的包種茶便顯得淡而無味、再也嚐不出什麼了！」——這即是「口爽」，舌尖、舌味麻木、遲鈍，再也無從感知寂淡中獨樹的幽芳和窈長。

換句話說，吃慣了各種精細緻麗，搭配了各類醬料、佐料、香料……的烹調，我們再也無以忍受只經燙煮的食材原味——它的「本色滋味」！必須加入混濁、強烈的什麼，去烹煎炒炸一番才可以。根本處即在於「本然的真味」——那能欣賞、品嚐萬物元性、真質的能力喪失、退沒了。人們的口味業已經過重重的豢養、浸泡而移轉、壞散，所能適意的，僅是粉雕玉琢、充滿各式人為加工，填塞著各樣佐料醬料、精細混淆、搭製調配過的豔色食品。很久以前，一名少年來至山中說過：他可以嚐出校園中七座開飲機水味的不同！略感詫異，便買各類礦泉水試看，果然，各個廠牌礦泉水獨具姿色，清冽、甘澈亦各俱不同……倘「真味」不失，即連各類礦泉水都能嚐出獨樹的氣質，又如何不能成為茶師、酒師……品鑑得出各式茶湯、酒湯等微細地差別、變化和轉折？古人道「茶禪三昧」——要深得茶中意旨，會得「茶之道」、「茶之心」，則須具足「三昧」，具足「定」（事實上，也就是不失本然定靜和真性）；正因寂定，所以不為惑亂，能保有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靈敏靈澈的「真覺」，由是，足以精確地感知和判斷。《華嚴經》的「智，微細智，甚微細智，甚甚微細智……」本從「返本歸源」中來。

◎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。

——老子的文字簡約、深廣，雖僅切削出「眼、耳、舌」於紛搖、惑亂的「色塵、聲塵、味塵」中輾轉質變、退墮，而失其本真、本覺的狀態，但應觀微知著，知其餘諸根也同樣因物欲的異化而失其本色。

——**田**（同「畋」）**獵**，即狩獵。無論追逐、狩獵、蒐集、搜尋著什麼——諸如這一季的顏色、新款的潮流、新設計的珠寶、配件，或新一代的跑車、電腦、電玩，乃或名畫、珍奇，甚或只是庶民人間的郵票、火柴盒、陶器、陶盤的蒐羅……其最終，就是心神的搖曳、紛亂、與迷狂（世俗往往用「瘋狂血拚」來形容此蒐購欲，即知採購、狩獵的欲望的確會使人「發瘋，發狂」！）——女子們或可為一件未購成的新衣而徹夜不眠、目不交睫、心心念念……更有人大排長龍，為一隻「凱蒂貓」、「粉紅豹」之類也可以推擠搶奪、大打出手……這不是「狂」嗎？只一隻毛茸茸的玩具而已，又不是垂死邊緣的難民，為基礎的饑渴、生存而不得不爭奪糧食、物給，怎會迷狂、失心、失態如此？

——「**待將軍心足則安。**」雲居道膺說。所有人怕都有類式的經驗：一旦為欲望占據，心便騷動不安、狂吠不已、沸騰想望，非要等弄到手、獲取了，才能安心、歇止；一名書迷、畫迷、茶迷、郵票迷尚且如此，更遑論其餘更攸關重大的物質、金錢或權勢的奔馳、狩獵了！且愈想狩伺、愈想擁有，就愈感匱乏，之於金錢、聲名、權勢（三者皆是得滿欲求的關鍵途徑）就更具有龐巨的追求與迫渴，而顯現出不擇手段的競取與營求；如是，便更退失、淪陷本具的真純。即台灣，較之於五、六、七〇年代，應早已「脫貧」很久，然，這個世代人類卻顯得較之於其他年代更更貧窮貧薄，更更「需錢恐急」，也更更習於「到處喊窮」！根本上未必源自於我們的物質環境更差、更短絀，而是「受用慣習」、「嬌養慣習」——「馳騁畋獵」的欲望，其速度、高度與幅度不斷颯高與積漲。如是，形成一種創造性的「假相貧窮」，同時，自願性地將一己矮縮、異化為「錢奴」或「卡奴」。

〈憨山註〉謂「**流逸奔境，而失其正定，故發狂**」，意思是，一旦於物欲的境界中迷戀、打轉，則將失卻本有的寂定（宗門稱為「**自性定**」），故稱為「**狂**」。

◎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

——「**行妨**」，行，指行為、行事、操守。**妨**，即妨礙，障阻。意即，追逐珍貴、希有的物品，將障難自我的行事風格與操守。〈憨山註〉謂「行

則逐於貨利，失其正操，故有妨。」比如，一個人可能算是饒有清譽，但他人拿來一只他希求已久的珍品——一幅名畫、名琴，或其他珍異寶物來進行關說時，此人便可能心生動搖，而開了「首例」；而清譽，卻如紙扇般，一破永破，難以修縫。且不提更高的「操守」，倘若你開了一輛三百萬元的名牌轎車（一輛賓士或其他），光行為、動作便很妨礙了！首先，須不斷考量停車的地段、地點；而後，停了車，又擔心他人用鑰匙刮花你的車輛……於是，雖在辦事，卻心魂不定、總不時繫掛著那輛車子——即此，便已妨障了自由了！但是，若是一輛破車，哪有什麼問題？何處有空位便儘管停，有人撿去，便是「阿彌陀佛」了！總算幫你處理了一個「雞肋式」的障礙。而女士們的名貴珠寶也是一樣，首先，須千思萬慮地尋找一個安全、適合匿藏的地方（卻也總掛心被偷竊！），或干脆儲入銀行保險庫算了（如此，便又侷隔，不能日日摩拭、觀賞了！）。其後當你需要時，先須花一段工夫至銀行提取，而後小心惕惕地佩帶著，嚴防它不慎遺失，由是在光華璀璨的「眼光」與「榮觀」下，隱藏的，是不為人知的擔憂與心理壓力。如此，所戴的，無非一只「金枷鎖」，即若以珠寶打造，但枷鎖便是枷鎖，便是身、行的框限與妨障。更遑論為了追逐、獲致它，所交換的其餘人生無盡代價了。

「難得之貨，使人行妨」——這個「貨」，當然包括金錢、股票、房子……用五百萬來關說，或者，還不致動心；上漲到三千萬、五千萬，仍持續著節操；但到了一億、十億、二十億……便有潛力如崩解的雪山了！——這即是「行妨」！以致「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」這句話人人喊得，但也須具足「不動道場」、能空寂穿透，方可抵至！——以上言句，若不能真「用」，則統統都是「死句」，直是死人的話，僅能存寄櫥窗裡！若能動「用」，則是「活句」，今古無隔，萬里一條鐵！淬煉過的鐵漢們自然知道工夫在哪裡。

- 舉例——紅寶石手錶的故事。

◎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——老子之道是「清，簡」的生命之道，故採取「刪法」和「減法」，力行簡化、裁汰——刪卻、廁清生命之樹不必要的雜花、冗飾，避免其淤塞、

障礙，以存全本體的純淨、真樸（佛法則謂，「刪去蕪枝雜幹，唯餘主幹清堅獨立」）——瞭解一切「色、聲、味、觸……」，一切緣外而求的征逐，僅是使人失卻真心、真性，失卻本自有之的靈明真智（真知、真聞、真味、真境等等），故決然刪汰此多餘的色聲撩亂、繁花惑障（這就是「為腹不為目」——只是老實「養腹」：饑來吃飽睏來眠！無須更孜孜「養眼」、「養耳」……養更多的「榮觀」與「幻惑」），而復歸本體素樸、真醇（也即「去彼取此」：去幻華幻飾，體取本真）。

——意思是，該飽的就飽，紮紮實實、差不多、便可以；那可以養眼目的，保持悠然的美感、隨順因緣，尋常有的，差幾，便足矣（心靜邃，尋常處，亦見風致、清雅）；更無須處心積慮地忙碌張羅、養。須知回歸生命的核心與本題，釐清出何為「主幹」與「必需」？何為「歧幹」與「浮飾」？「為腹」，當然，僅是一個象徵性地講法，意即必須調整、篩濾出生命中的「生死攸關、必不可缺」在哪裡（比如基礎的糧食、保煖、居處等等——當然不能成為災民、饑民、衣不蔽體、面有饑色……若自不能「安頓」，又如何說服他者道法的殊勝？），略花點力氣去抵定、完辦，差不多，便成！無須奢美，更不用「好上加好」、受用太過！主幹便是內調心性、得致寧邃。其他的，皆可以刪節，皆屬「裝飾性」地騙自己和別人的，也皆不離於「虛榮心」的捏弄鼓惑。「虛榮」意即「虛幻的榮耀」。

——〈憨山註〉謂「聖人知物欲之為害，雖居五欲之中，而修離欲之行，知量知足；如偃鼠飲河，不過實腹而已；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。」——一直如一隻田鼠跑到一條河邊喝吼著：「這條河都是我的！」，但你只是一隻田鼠而已，肚腹小小，就算猛力地喝，就算生幾窩、幾代、幾輩子的大小鼠族也喝不完，究底要這一整條河幹嘛？何須勞神苦思地鬥爭、撈取、占有、盤據？直如人類之於國土疆界的擴展與迷思一般，何須如此鬪體堆積、血流成河地征戍、擴張與壟斷？即若旅行，我們果真能旅行得那麼多而廣嗎？秦皇、漢武果能踏徧、觀徧每一吋他以鮮血推展、披瀝過的國土嗎？一切貪求與壟斷，說穿了，也無非「縱任耳目」而已，也無非養「榮觀」——那點「虛幻的榮耀」、「面子」與「尊嚴」而已！（「面子」與「尊嚴」其實是二種層次、質素炯然別異的境界，可惜大眾習於將之混淆、掛鈎在一起——比如，要面子的，可能「抵

死不認錯」；要尊嚴的，卻可能「直下認錯」、「直下承擔錯、補贖錯」！）——〈憨山註〉道「羅綺千箱，不過一暖；食前方丈，不過一飽，其餘皆為榮觀而已。」意思是，衣服，也無非圖個一暖，縱有千箱綾羅華服，身體只有一個，終不能將整座衣櫃都穿套出來，所能的，也唯此一件！縱使能鋪排滿丈滿尺的食物，種種滿漢全席，但肚腹也唯一個，也只一飽而已……其餘，也無非「榮觀」：徒為「豢養眼目」，飽足一己和他者的顏面與虛榮心。緣於，懼怕被看低、看矮、看不起。

- 蠲除「榮觀」，舉例。

打從一開始修行，便屢次叮嚀母親，即或不能食素，也應克制，減少殺生——能吃一隻雞，則殺一隻，不可更殺第二、第三隻；緣於盲目殺害生命，又不食盡，這是不負責！倘確定真正需要，可以行使，但一定要完整、完全地食盡，不可白白辜負、令之白死一場。而後，要「少」，差不多、夠了即可，無須暴殄，更無須泛濫殺物、害物，耗損一己福德資糧——若需五道菜，就無庸更點到第六道。

其後，與三位兄長（一名為異姓兄長）一併朝叩普陀山。到了夜晚，進入餐廳，只四個人，卻滿桌饈餼，漲滿視線，足可讓七、八名大漢飽食。見我詫訝，大哥便解釋道：「你要瞭解你二哥啊，他性本慷慨，久居大陸，更早已養成大陸人的習慣了！下意識便如此。」意思是，這是整體中國文化習氣、傳統使然：主人宴客須豪邁豪爽，大擺筵席，以示竭誠；不喜寒磣窮相、狹窄狹仄、小眉小眼，像是很怕人家吃……一點胸襟氣概也無！由是定是滿桌滿目（「食前方丈」與「榮觀」其實就是一種「排場」，依此排場，展現氣度與豪興）。

海潮拍岸，我們朝叩了三日的普陀觀音，回到二哥湖洲的工廠，當晚會宴親友，二哥便刪減節制了！再也不如昔時一般，二、三、四十道菜，一道一道宮廷盛筵般鋪排漲滿，也再無「榮觀」供大眾鑑賞。為此，還須委婉向賓客致歉，緣於他的妹妹長住山中、早已遁修多年，習於清簡，祈願大眾不要掛礙才好。

——強調「為腹不為目」，正為使人審度、區分清楚，何謂生命實際、實質

的需要？何謂排場與炫耀？（比如一杯五百元的咖啡、或數千元的法國餐，怕便屬「榮觀」——不是不能，偶爾為之，算是「參觀世界、人類的精采」，但無須養成習，更不能「非要不可」，為金錢、物欲所苦苦縛束。）——在於人類驅騁、勞役、奔波一生，反觀反思，也無非在豢養這社會、宇宙、自我和他者（父母、朋友、家人、親戚、僚屬、群眾……）的榮觀和排場而已，無論是基於主動或被動，終難能不綫入這文化、社會巨大的共業與漩渦。基於「榮觀」本就是一種量尺，一種社會和文化量尺，定義著成功與失敗、主流與邊緣。老子穿透世相世俗的「虛花幻尺」，故要人「去虛取實」。

——憨山用「離欲」，但認為恒在庶民人間，與生命一共俯仰的老子，所用應是「寡欲」，但刪節，知量知足，不為物欲牢籠、惑使，「少」而「簡」便可。

◎論「虛」與「實」

——人類之所以易於為各種文化、社會的「共識」——此共同的知見和價值宰制（「榮觀」只是其中的一種），根本上仍在於「虛而不實」，當內裡是「實」的（即「腹實」，具足紮實的功底，實然的學問、涵養、知識、技藝、修煉……），愈是實底實心，則愈有把握，愈不容易為外在的眼光所操盤、動搖、宰役，也愈能脫鈎於集體文化、世俗所形成的障礙與制約，因而了無掛礙……即如達摩與諸祖師一般，他們本就是「出俗」，且「不與世間同躔」的人。內裡若「虛」，是虛浮、虛弱、虛蹈、不實的，則需倚依、假借大量的「榮觀」——大量的鎧甲、武裝、浮飾來莊嚴、鋪排、填塞，以為「壯大」，以為「威嚇」。如是，自信得及，這是為什麼顏回一介布衣，居住陋巷，卻也頭角崢嶸、不矮不縮！因此，修行的重點，唯是「生其實」：自己「如實」把穩，能「悟」得到，也能「站」得住。

修行不穩，便恍如站在一顆小珍珠上——無須他人推（比如，本身便很懷疑修行，更經常覺得想修行的自己像傻瓜！），自己動念、自為魔考魔魅，即很容易滑移、墮落，更遑論各種見解的瀑流一沖，自然就是土崩瓦解。由是行者必須透過穩實的禪定、慧觀，一點一點擴展、維穩修

行的底盤，從一顆小珍珠，變成一粒小卵石、中卵石……又形成小岩塊、大岩石；最末，無論瀑流以何等方式衝擊，皆盤石穩固，擋得住，也立得靜。當之於佛陀，之於教法，你的信念、信願、志向與行持皆很「確定」，也皆很「如實」的時候，就易於「依實生實」，而金剛堅精。但倘若「處虛」，之於自我，乃至之於佛法、教法，俱處於「信不足」的狀態——乏於自信與信心，那麼旁人順口一拚，即容易崩解、粉碎。

◎關於「信不足，有不信」

- 凡夫心的「信」如草，總隨言語風、境界風而搖擺、仆倒。一個人可能被另一人善好對待了三年，他人的三句流言與毀訾，即足以全盤逆轉、變移了；直如一鉢淨水汲飲了十年，他人注入了兩、三滴硫酸，便含毒染污，再不能飲！——如實內、外觀，之於一己的「心」和「智慧」越確鑿、越清明把掌的，則不易於各種「心風」和「識流」中偏移、沒滅。
- 一個真正具足信念信心的人，可增強、帶來信心；相對的，一個不信的人，也可一併搖動、推移信心，將群體帶入不信與毀墮。如是〈長壽王本起經〉（參見〈第八章〉）的最末，世尊的結誦是這樣的：

若得定為侶，慧者共修善，捨本所執意，歡喜常相隨。

若不得定伴，慧者獨修善，如王嚴治國，如象獨在野。

獨行莫為惡，如象獨在野，獨行為善勝，莫與惡共會。

學不得善友，不與己等者，當堅意獨住，勿與惡共會。

- 意即，若缺乏具足信念，志樂修定、修慧的同參，莫如一人獨行獨修、自律自善、嚴稟清操；在於與一群心意幌動、不事調修者共聚，怕連此本具的根株——此微草明月的拳拳之心也一併淹沒、拔失了！那就莫如堅住本體，獨向明月。